

复旦大学陶瓷考古论坛文集之一

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慈溪市博物馆

编

沈岳明 郑建明 主编



文物出版社

复旦大学陶瓷考古论坛文集之一

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慈溪市博物馆 编

沈岳明 郑建明 主编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 / 沈岳明, 郑建明主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010-6323-9

I. ①两… II. ①沈… ②郑… III. ①陶瓷工业—手
工业史—中国—宋代—文集 IV. ①TQ17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5979号

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

编者: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慈溪市博物馆
主编: 沈岳明 郑建明

责任编辑: 谷艳雪 王 媛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校对: 陈 婧 李 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6323-9
定 价: 139.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目录

南宋时期的越窑	郑建明 (1)
汝窑新发现及对浙江青瓷的影响	孙新民 (19)
2019年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及再讨论	赵文军 郝雪琳 翁 倩 (26)
具象与意象	
——汝窑与南宋官窑相关问题再认识	邓禾颖 (35)
北宋吕氏家族墓及随葬品的若干问题	王小蒙 于春雷 (42)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H20出土瓷器窑口分析	
——浅论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在宋金晋、	
陕诸窑瓷器流通中的区位优势	贾 尧 王晓毅 (53)
宋元时期的广西青瓷	何安益 刘康体 (59)
淮北烈山窑址窑具与装烧工艺研究	陈 超 (74)
龙泉窑双面刻划花工艺的流布及相关问题	谢西营 (82)
论宋元时期龙泉窑对湖南制瓷技术的影响	杨宁波 (90)
西夏瓷器上的纹饰图案与文字	刘宏安 (104)
防城港出土龙泉窑瓷器及其反映的同时期北部湾地区海外贸易情况	何守强 (119)
北方地区宋金瓷器断代问题研究	
——以器物品种中的北宋因素为中心	于陆洋 (125)
编后记	(137)

南宋时期的越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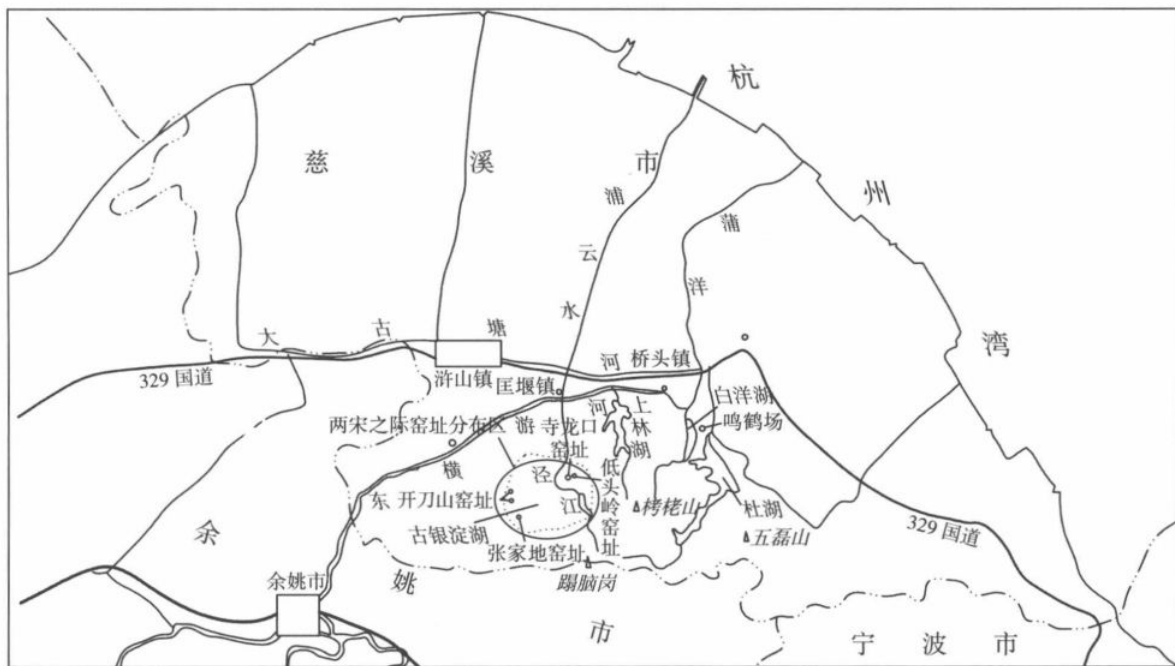
郑建明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 文物与博物馆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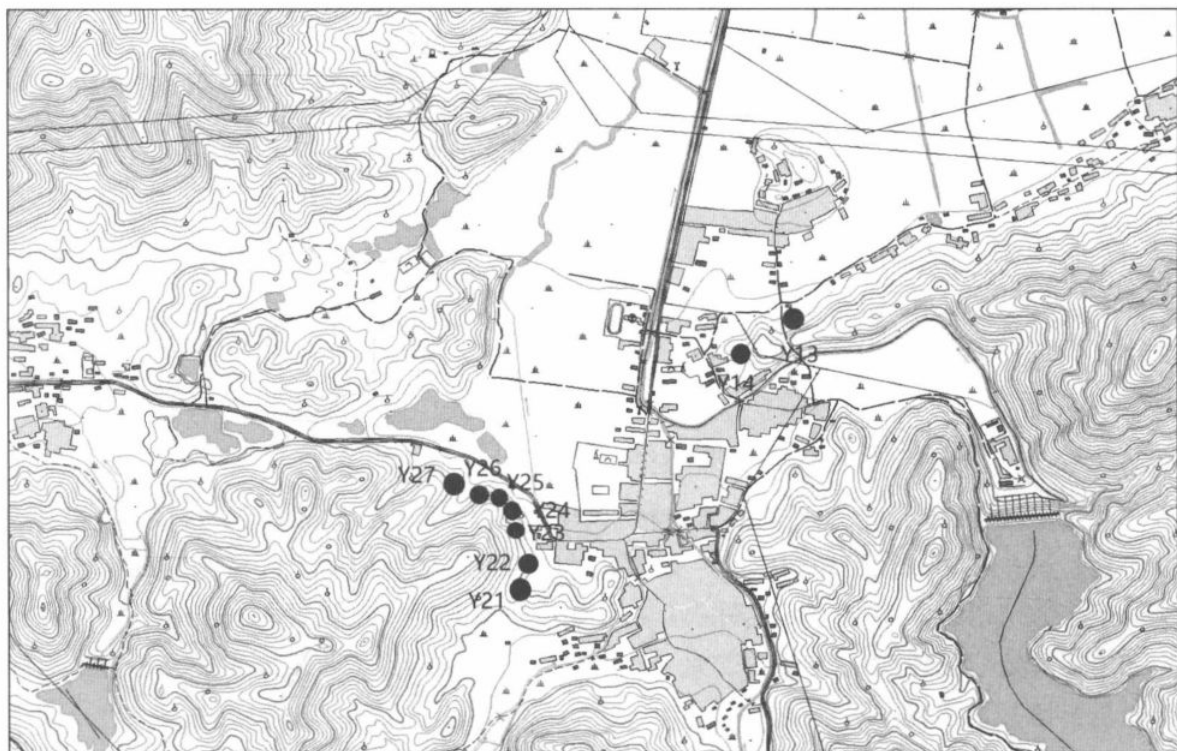
一、南宋越窑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

两宋之际越窑遗址，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均位于古银淀湖地区，这里是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淀湖构成的广义的上林湖窑址群的西南角，已经处于窑址群的边缘地带，慈溪市区的东南边（插图一）。主要包括岑家山、寺龙口、张家地、低岭头、开刀山等几处（插图二）。寺龙口窑址于1998~1999年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并出版了《寺龙口越窑址》大型考古发掘报告。

开刀山窑址群位于张家地窑址西边，编号彭 Y23~ 彭 Y27，共计5处窑址，其中彭 Y23、彭 Y27 相对独立，其余三处窑址连续分布于一个朝东北的山坡上。五处窑址的时



插图一 古银淀湖两宋之际窑址位置示意图



插图二 古银淀湖两宋之际窑址分布示意图



插图三 开刀山窑址

代可分成三个时期，以彭 Y27 最早，其次为彭 Y23，再次为彭 Y24~ 彭 Y26。（插图三）

彭 Y27 位于窑址群最北边，与东南边的彭 Y26 隔一个小山岙相望，窑址堆积（彩图一：1）主要分布于朝东南的山坡上，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采集到的器物以碗为主，包括盘、盏、盒、灯、韩瓶等。胎质比较粗，通常夹杂较多的细砂粒与气孔，胎色较深，多呈深青灰色；

釉色多呈青黄或青灰色，少量呈较绿的青绿色，均为薄的透明玻璃釉，釉面普遍较为枯涩，少量青绿色的釉面玻璃质感较强。以素面为主，少量器物有刻划花装饰，主要是粗刻花卉类纹样，无论题材还是装饰技术均沿袭传统的越窑风格。窑具主要是 M 形匣钵、

垫圈与支烧具，匣钵与支烧具为粗陶质，垫圈为细陶质。装烧工艺主要包括匣钵装烧与裸烧两种。碗、盘类在匣钵内多件叠烧，器物之间及器物与匣钵之间用泥点间隔；也有匣钵单件装烧的，匣钵与器物之间使用垫圈垫烧，器物与垫圈之间、垫圈与匣钵之间使用泥点间隔。明火裸烧则是叠烧器物直接置于支烧具上烧造，器物之间、



插图四 彭 Y23 近景

器物与支烧具之间使用泥点间隔。间隔的泥点呈长条形，多连成圈状。这一类型的窑址产品以侈口、深弧腹、较高圈足的碗（彩图一：2）最具特征。

彭 Y23 位于开刀山的东南角，再往南是彭 Y22 张家地窑址，窑址基本坐西朝东，在地面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窑炉凹陷区，两侧是隆起的废品堆积（插图四）。地面散落大量的窑具及瓷片等废品堆积，窑业面貌与彭 Y21 相似。

彭 Y24~彭 Y26 位于中间朝东略偏北的弧凸形山坡上，有大量废品与窑具堆积，窑业面貌与张家地窑址比较接近，可以划归为同一类型。

综上，南宋时期的越窑遗址共包括彭 Y13 低岭头窑址、彭 Y14 寺龙口窑址、彭 Y21 岑家山窑址、彭 Y22 张家地窑址、彭 Y23~彭 Y26 开刀山窑址共 8 处窑址，按窑业面貌可以划分成四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为岑家山类型，包括彭 Y21 岑家山窑址与彭 Y23 开刀山窑址；第二个类型是寺龙口类型，包括彭 Y14 寺龙口窑址、彭 Y13 低岭头窑址下层；第三个类型是张家地类型，包括彭 Y22 张家地窑址、彭 Y24~彭 Y26 开刀山窑址；第四个类型是低岭头类型，包括彭 Y13 低岭头窑址上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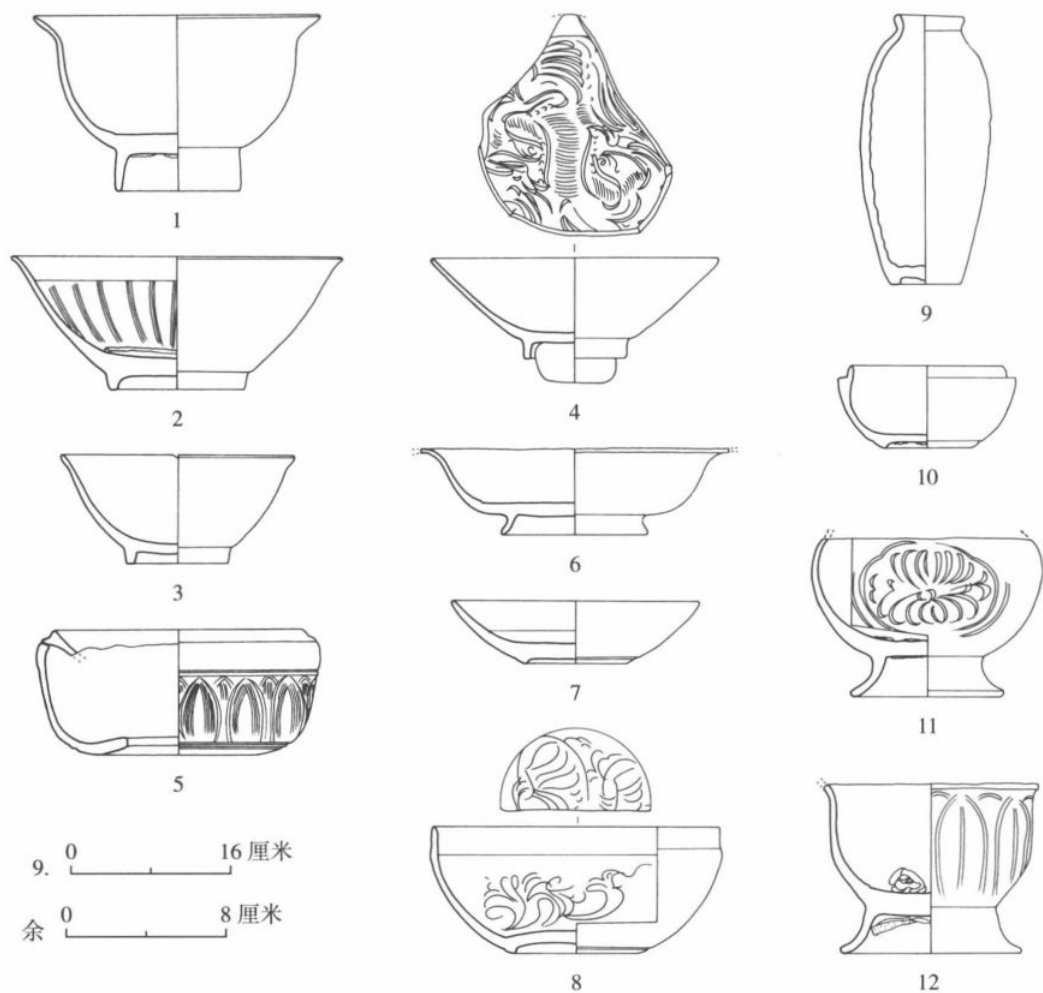
（一）岑家山类型

岑家山类型产品器形以碗为主，包括侈口深弧腹高圈足碗、侈口深弧腹矮圈足碗、敞口深弧腹高圈足碗、敞口深弧腹矮圈足碗、敞口斜弧腹矮圈足斗笠碗、直口深腹盖碗、夹层碗、侈口浅弧腹大平底外撇圈足盘、侈口浅折腹大平底矮直圈足盘、敞口浅弧腹卧足盘、折敛口深弧腹卧足钵、侈口束颈深弧腹卧足钵、执壶、罐、玉壶春瓶、梅瓶、韩瓶、足面印兽面的三足炉、圈足与卧足的盒子、敛口鼓腹高圈足水盂、多管灯、灯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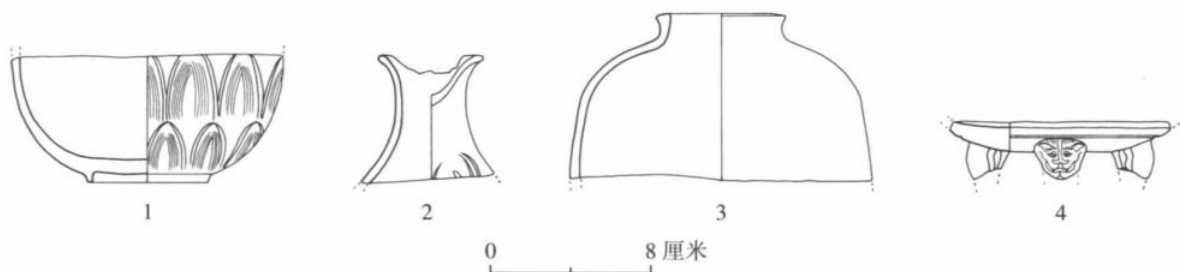
从器形看可以划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类包括侈口深弧腹高圈足碗（插图五：1）、

侈口深弧腹矮圈足碗（插图五：2）、敞口深弧腹高圈足碗、敞口深弧腹矮圈足碗（插图五：3）、敞口斜弧腹矮圈足斗笠碗（插图五：4）、夹层碗（插图五：5）、侈口浅弧腹大平底外撇圈足盘（插图五：6）、敞口浅弧腹卧足盘（插图五：7）、折敛口深弧腹卧足钵、侈口束颈深弧腹卧足钵（插图五：8）、执壶、罐、韩瓶（插图五：9）、圈足与卧足盒子（插图五：10）、敛口鼓腹高圈足水盂（插图五：11）、多管灯（插图五：12）、灯盏等。这些器物见于北宋晚期的越窑。第二类包括直口深腹盖碗（插图六：1）、玉壶春瓶（插图六：2）、梅瓶（插图六：3）、足面印兽面的三足炉（插图六：4）。这些器物不见于北宋传统的越窑，为新出现的器形。

均为白胎，胎色泛灰或青灰，胎质较疏松，内有较多的细小气孔。均为薄的透明玻璃釉，施釉均匀，多数器物为满釉，少数器物外底不施釉。釉色以青黄为主，亦有青绿



插图五 岑家山窑址越窑传统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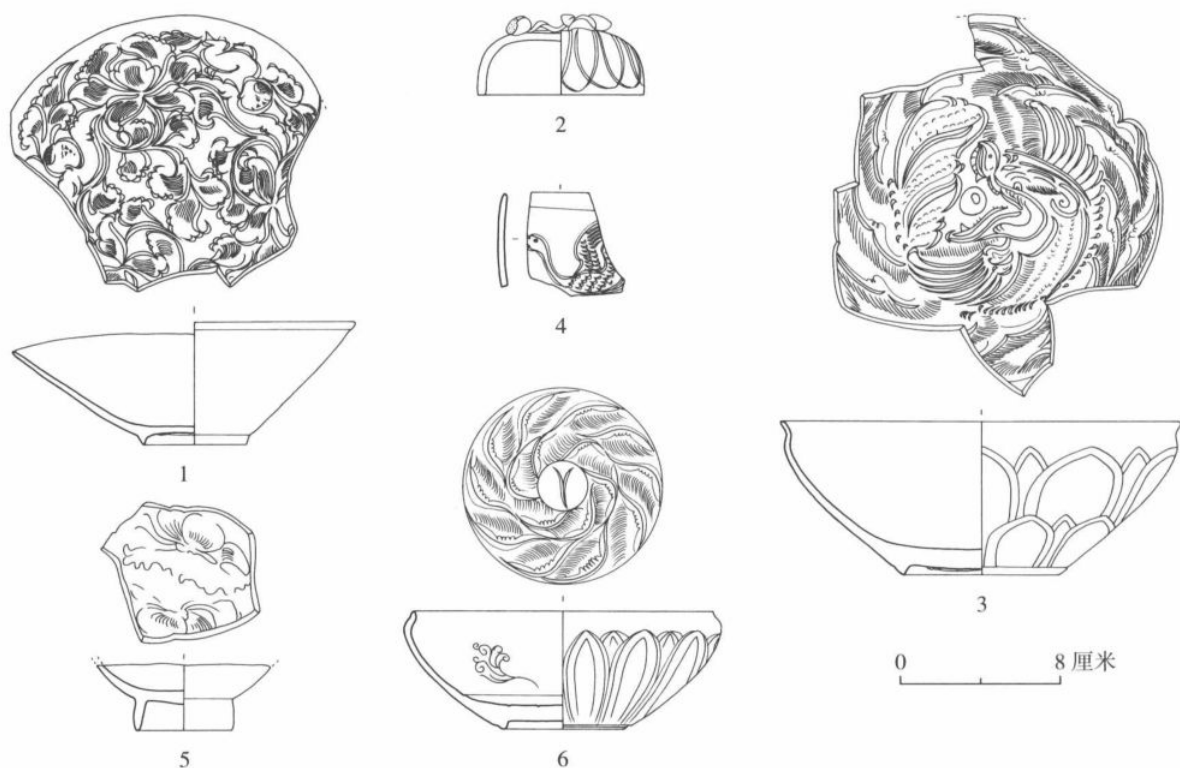
插图六 岑家山窑址新出现器形

色、青灰色等。很多器物的釉面较为干枯滞涩或玻璃质感较强，缺乏润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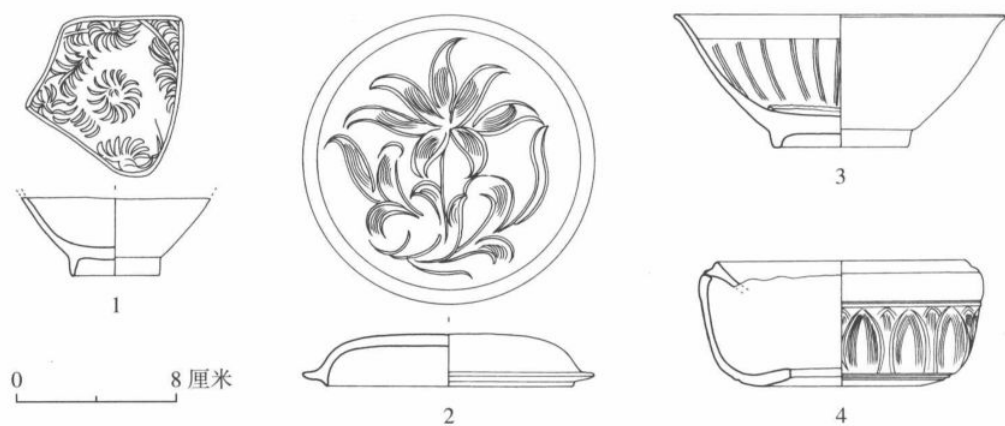
流行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包括缠枝牡丹纹、莲荷纹、菊花纹、莲瓣纹、兰草纹、射线纹、摩羯纹、仙鹤纹、波浪纹等。技法以细线划花与粗刻花为主，亦包括篔划、贴塑与花口等。纹饰主要见于碗、盘、钵类大口器物的内底、内腹或内外腹，盖碗、瓶、壶、罐、水盂类小口或带盖器物的外腹。流行粗刻划图案轮廓内填以篔纹的技艺，如莲荷纹、牡丹纹内腹填以篔划纹、莲瓣纹内填以细直条纹等。

纹饰题材也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缠枝牡丹纹（插图七：1）、莲瓣纹（插图七：2）、摩羯纹（插图七：3）、仙鹤纹（插图七：4）、侧视蝴蝶（插图七：5）、海涛纹（插图七：6）。这些纹饰自北宋早、中期越窑青瓷上即大量出现，北宋早期主要是细线划花（彩图一：3）；北宋中期除细线划花外，还流行粗刻花（彩图一：4），粗刻花的基本技法是以斜坡状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内填以极细的篔划纹作为花卉的茎络、禽鸟的羽毛等，形成多层次的构图；到了北宋晚期，刻花类技法进一步简化，基本上仅以粗疏的线条刻划轮廓，内多不再填以细划纹（彩图一：5）。整体上北宋时期的纹饰从细线划花向粗刻花、从刻划精细向刻划粗放转变。岑家山类型的同类纹饰部分继续沿袭图案不断简化、技法不断粗疏的趋势，同时又出现粗刻划图案轮廓内以细线填加的技法，这一构图技法与北宋中期极其相似，但其内填的细线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北宋中期内填的细线纹一般是每条单独划出，多条成组，类似篔划纹，但每条线条之间距离不均，更自然活泼；南宋时期则用篔状工具篔划而成，线条整齐划一，但略显生硬呆板（彩图一：6）。第二类是菊花纹（插图八：1）、莲荷纹/兰草纹（插图八：2）、射线纹（插图八：3）、带篔划纹的莲瓣纹（插图八：4）等。这些纹饰在北宋时期的越窑不见或极其少见，是南宋时期新出现的。

窑具主要是匣钵、匣钵盖、垫圈与支烧具，均为夹砂的粗陶质。匣钵包括M形与钵形两种，M形匣钵的下凹面、钵形匣钵的腹深浅不一。垫圈的种类比较丰富，高矮粗细不一。从装烧工艺上看包括匣钵装烧与裸烧两大类，其中裸烧占很大的比例。匣钵装烧包括单件装烧与多件叠烧，单件装烧器物使用垫圈垫烧，器物与垫圈之间、垫圈与匣



插图七 岑家山窑址传统越窑纹饰



插图八 岑家山窑址新出现纹饰

钵之间均使用泥点间隔；多件叠烧器物多为直接放置匣钵内装烧，器物之间、器物 and 匣钵之间使用泥点间隔。明火裸烧多用于韩瓶类较大件器物以及碗、盘类多件叠烧器物，放于支烧具上直接明火烧造，叠烧器物之间使用泥点间隔。

(二) 寺龙口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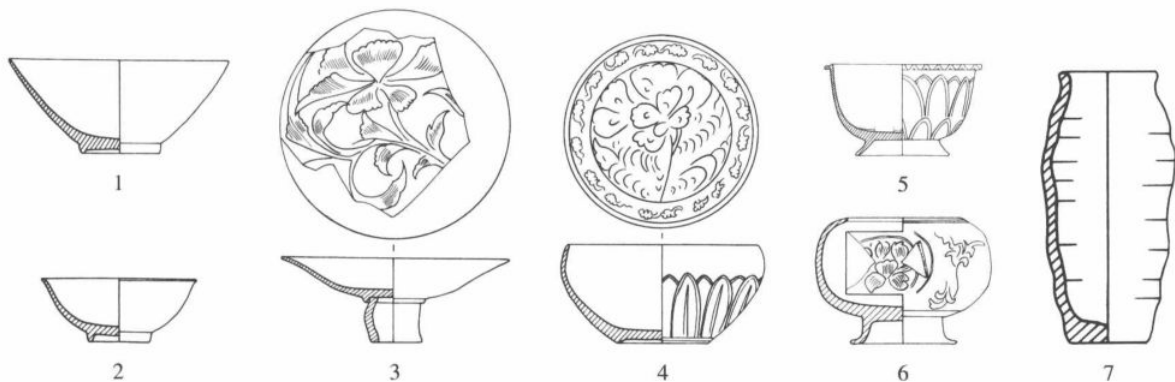
寺龙口类型为寺龙口越窑址的第六期，根据《寺龙口越窑址》发掘报告，其基本特征为器物种类繁多，除传统的透明玻璃釉类产品外，新出现乳浊的天青釉。

传统的透明釉器物与岑家山窑址类似，亦包括两类，第一类包括各种敞口与侈口圈足碗（插图九：1、2）与盘（插图九：3）、夹层碗、斗笠碗、花口盏、盏托、钵（插图九：4）、执壶、灯盏、五管灯（插图九：5）、盒子、水盂（插图九：6）、部分类型的炉及韩瓶（插图九：7）等，这类型器物从本窑址第五期延续而来，是传统越窑的器物造型。第二类包括直口或微敞口的盖碗、折腹盘（插图一〇：1）、玉壶春瓶（插图一〇：2）、梅瓶（插图一〇：3）、折肩瓶（插图一〇：4）、平底碟（插图一〇：5）、足面印兽面的各种三足炉（插图一〇：6、7）、钟（插图一〇：8）、器座（插图一〇：9）、腰鼓、觚等，以陈设器与祭器为主，造型端庄古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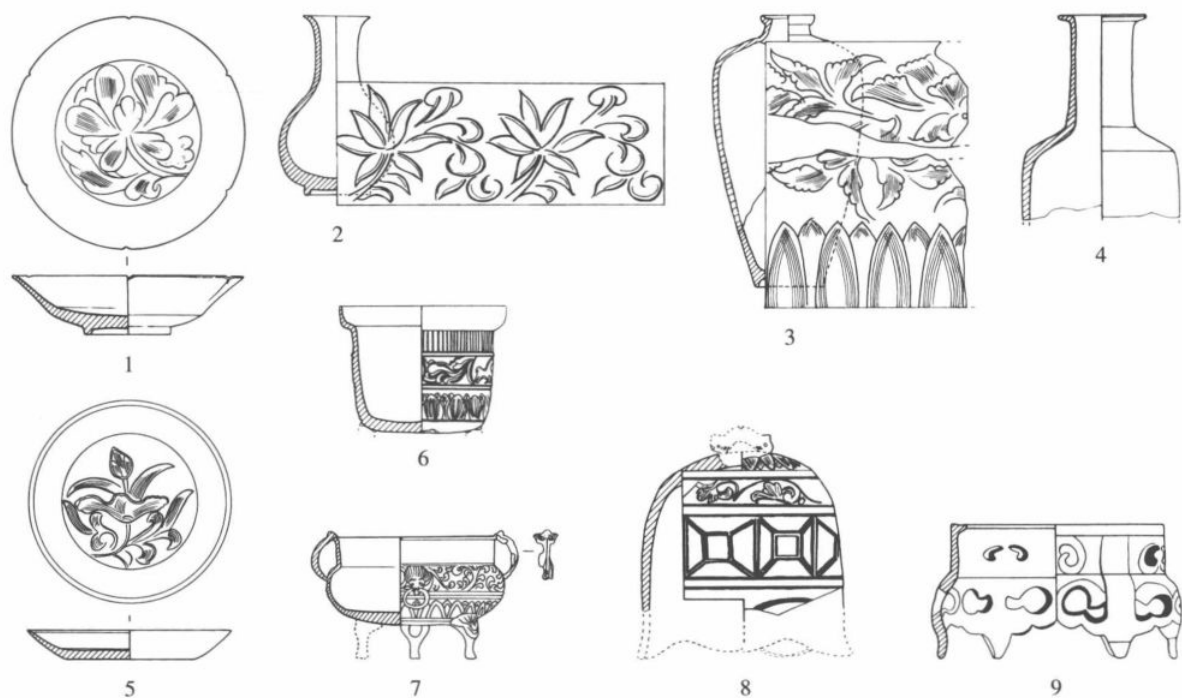
从质量上看可以分成粗、精两类。粗者主要包括第一类产品的碗、盘与韩瓶类器物。胎质粗疏，颗粒粗，气孔多，胎呈土黄、土灰等色。釉呈青黄或青灰色，釉面干枯，许多器物釉层极薄。精者主要包括第二类器物，制作较为精良。胎质较为细腻，胎色较浅而呈灰白色。釉呈青绿、青黄或青灰色，施釉均匀，多数器物釉面干净，玻璃质感强。

装饰主要集中在第二类器物上，技法与题材和岑家山类型相似，可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传统越窑装饰纹样，包括各种牡丹纹（插图一一：1~3）、蕉叶纹（插图一一：4）、海涛纹（插图一一：5）、摩羯纹（插图一一：6）、海涛摩羯纹（插图一一：7）；第二类外来的纹饰中以兰草（莲荷）纹最为流行（插图一二：1、2），还有各种缠枝花卉（插图一二：3）、菊花纹（插图一二：4）、篔划莲瓣纹（插图一二：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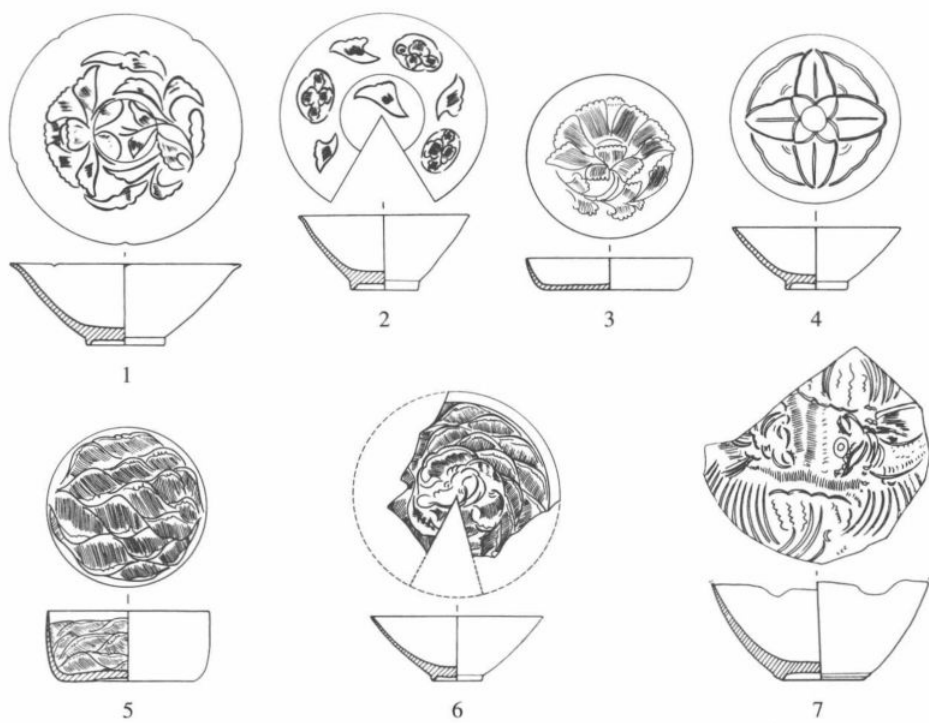
新出现乳浊的天青釉瓷器，数量不多，主要是碗、盘、洗、花盆、罐、瓶（彩图一：7）、觚、鬲式炉、鸟食罐（彩图一：8）等。胎质、胎色与精细瓷器接近，均为白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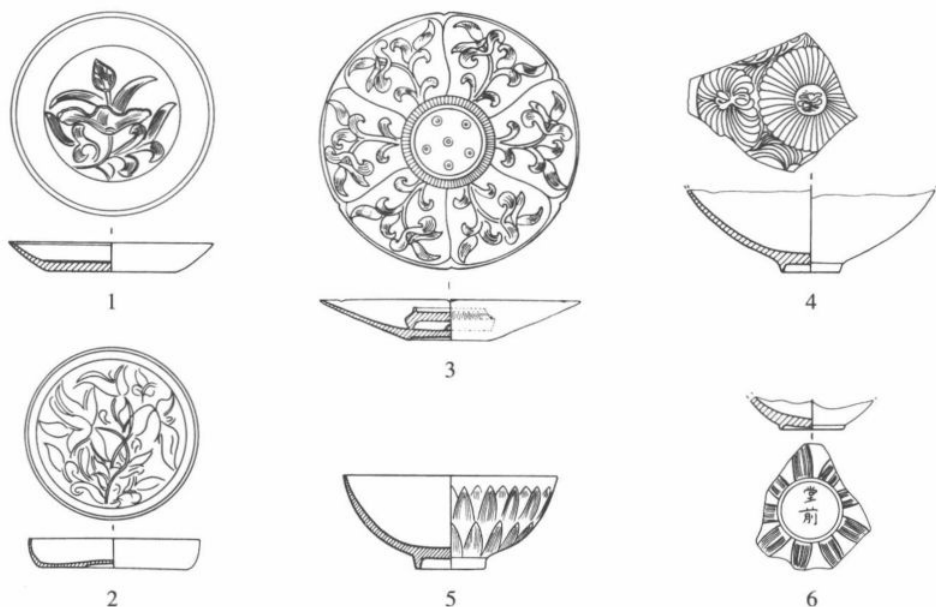
插图九 寺龙口窑址传统越窑器形



插图一〇 寺龙口窑址非传统越窑器形



插图一一 寺龙口窑址传统越窑纹饰



插图一二 寺龙口窑址非传统越窑纹饰

釉呈天青色，釉层略厚，呈失透的乳浊状，施釉均匀，釉面较为莹润。

窑具有匣钵、匣钵盖、垫圈、支烧具与支钉、垫饼，多为夹砂粗陶质。除支钉、垫饼外均为越窑典型的窑具，匣钵有 M 形与钵形两种，垫圈与支烧具因功能需求不一而高矮粗细不同。支钉均为瓷质，一种呈锯齿状，是在垫圈上切割而成，支钉数 3~9 个不等；另一种是圆饼形，将圆锥形钉粘在垫饼上。支钉用于烧造天青釉瓷器，作用与垫圈相同。装烧工艺上，仍旧存在着单件或多件放置于匣钵内的匣钵装烧法和直接明火裸烧法，但在匣钵装烧器物的垫烧方式上因支钉与垫饼的使用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支钉（彩图一：9）与垫圈类似，主要垫烧于器物的圈足内，但器物与垫具之间的接触面从圈状变成了点状，留下的痕迹更小。

垫饼在越窑中使用历史较长，早期唐代一批高质量的秘色瓷器就使用瓷质垫饼垫烧。此类器物均为满釉，垫于圈足类器物足端而非足内，器物与垫饼间使用泥点间隔。但这种装烧工艺在北宋时期不仅没有普及开来，甚至有所萎缩，而以垫圈垫烧占据绝对主流。进入到寺龙口类型，垫饼有所增加，但与唐代满釉并以泥点间隔不同，这一时期改为圈足端刮釉直接放置于垫饼上垫烧，此种装烧方式主要见于天青釉类器物。

综上所述，寺龙口类型一方面沿袭岑家山类型的发展脉络，其透明釉产品无论是器形还是装饰均可分成传统越窑型与外来类型两种；另一方面，外来因素进一步加强，除传统的透明釉类器物外新出现失透的乳浊釉类产品，釉层更厚而釉面莹润，玉质感更强，在装烧方面也出现了传统越窑所没有的支钉垫烧法与足端刮釉的垫饼垫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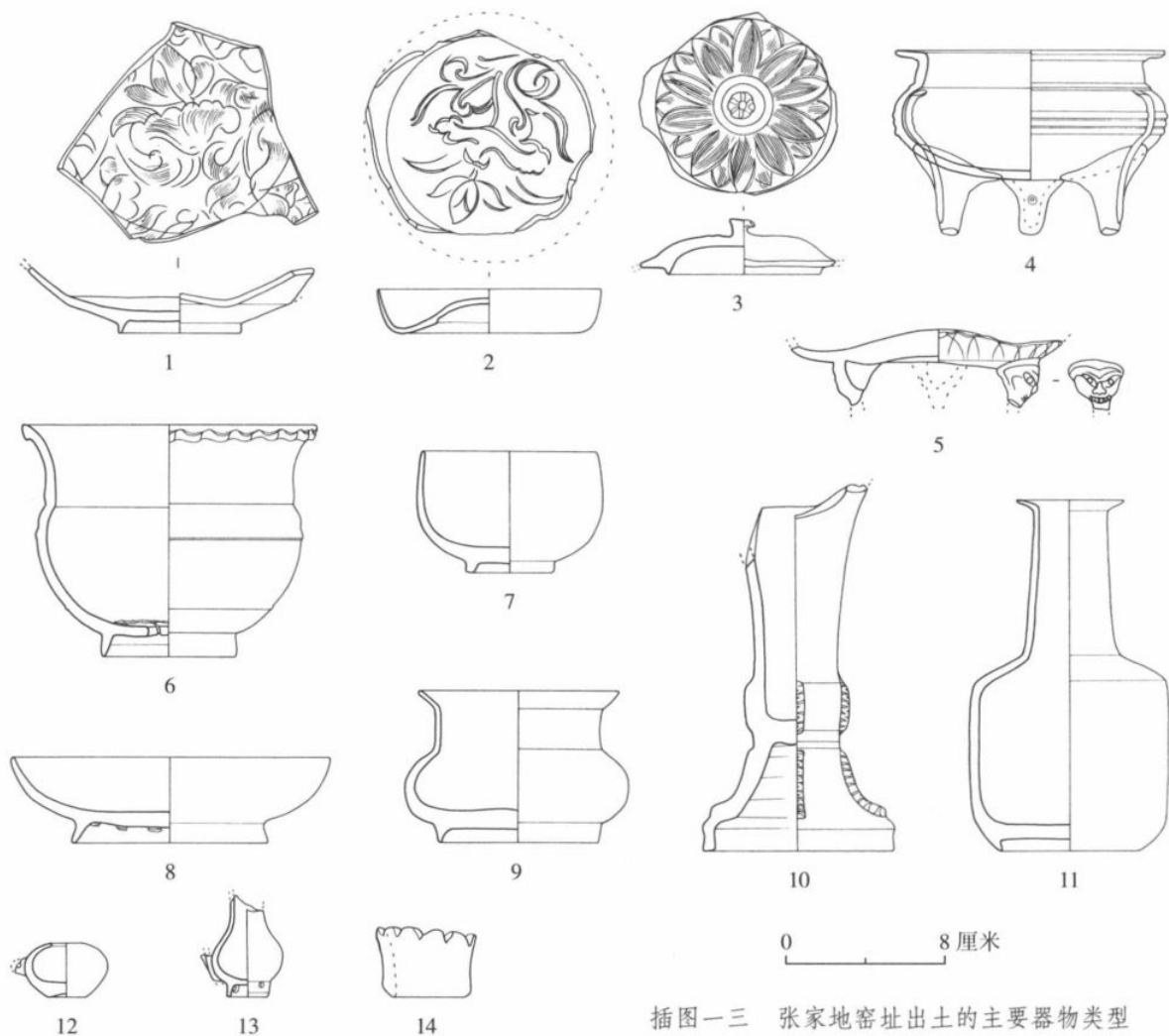
(三) 张家地类型

张家地类型的产品与寺龙口类型相似，也包括两大类，即透明玻璃釉青瓷与失透的乳浊釉青瓷，其中透明釉青瓷包括传统的越窑青瓷与受外来文化技术影响的青瓷两种，因此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类三种。

张家地类型青瓷与寺龙口类型青瓷的最大变化在于以下几方面：

透明釉产品比例大幅度下降。乳浊釉产品的数量迅速增加，比例上超过第一类产品。

透明釉产品中的传统越窑青瓷进一步萎缩，不仅数量减少，器形亦发生变化，高圈足的碗大幅度减少，碗、盘类器物的圈足普遍较矮，大部分向内略收；受外来文化技术影响的青瓷产品类型丰富，花盆、鬲式炉的数量增加，炉、瓶的种类多样，纹样主要流行莲荷纹（插图一三：1、2）、篔簹划莲瓣纹（插图一三：3）等。乳浊釉青瓷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尤其是炉、瓶类器物种类多样，有鬲式炉（插图一三：4）、鼎式三足炉、



插图一三 张家地窑址出土的主要器物类型

盆式三足炉（插图一三：5），花盆（插图一三：6）、盖碗（插图一三：7）数量比较多，盘（插图一三：8）、尊（插图一三：9）、觚（插图一三：10）数量不多，新出现折肩瓶（插图一三：11）、贯耳瓶等，鸟食罐（插图一三：12）、小穿带瓶（插图一三：13）类小件雅玩器物仍旧不少。花瓶类器物数量更多。

胎色发生较大的变化，普遍更深而呈灰色，尤其是乳浊釉产品出现了接近黑胎的深灰色胎，胎质较疏松而气孔较多。乳浊釉产品的釉层普遍加厚，尤其是瓶、炉、觚类较大型的陈设与祭礼用瓷出现了多次施釉的技术，釉层厚、施釉均匀、釉面莹润。从部分小口类器物内腹施单层釉而玻璃质感较强、外腹多次施釉后莹润度与玉质感明显提高的情况来看，釉层的加厚对于提高器物釉面的玉质感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窑具包括匣钵、垫圈、支钉、垫饼、支烧具等。匣钵中M形不见，以筒形与钵形为主。垫具中垫圈比例下降，锯齿状支钉（插图一三：14）与垫饼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装烧方面，使用支钉与足端刮釉后使用垫饼垫烧的方式更加普遍，尤其后者，是乳浊厚釉类产品的主要装烧方式。此外，除了传统的匣钵装烧以后，大型的花盆、炉与罐类大口器物内大小套叠的装烧方式更加普遍，支烧具中出现了装烧鸟食罐类小型器物的伞状支烧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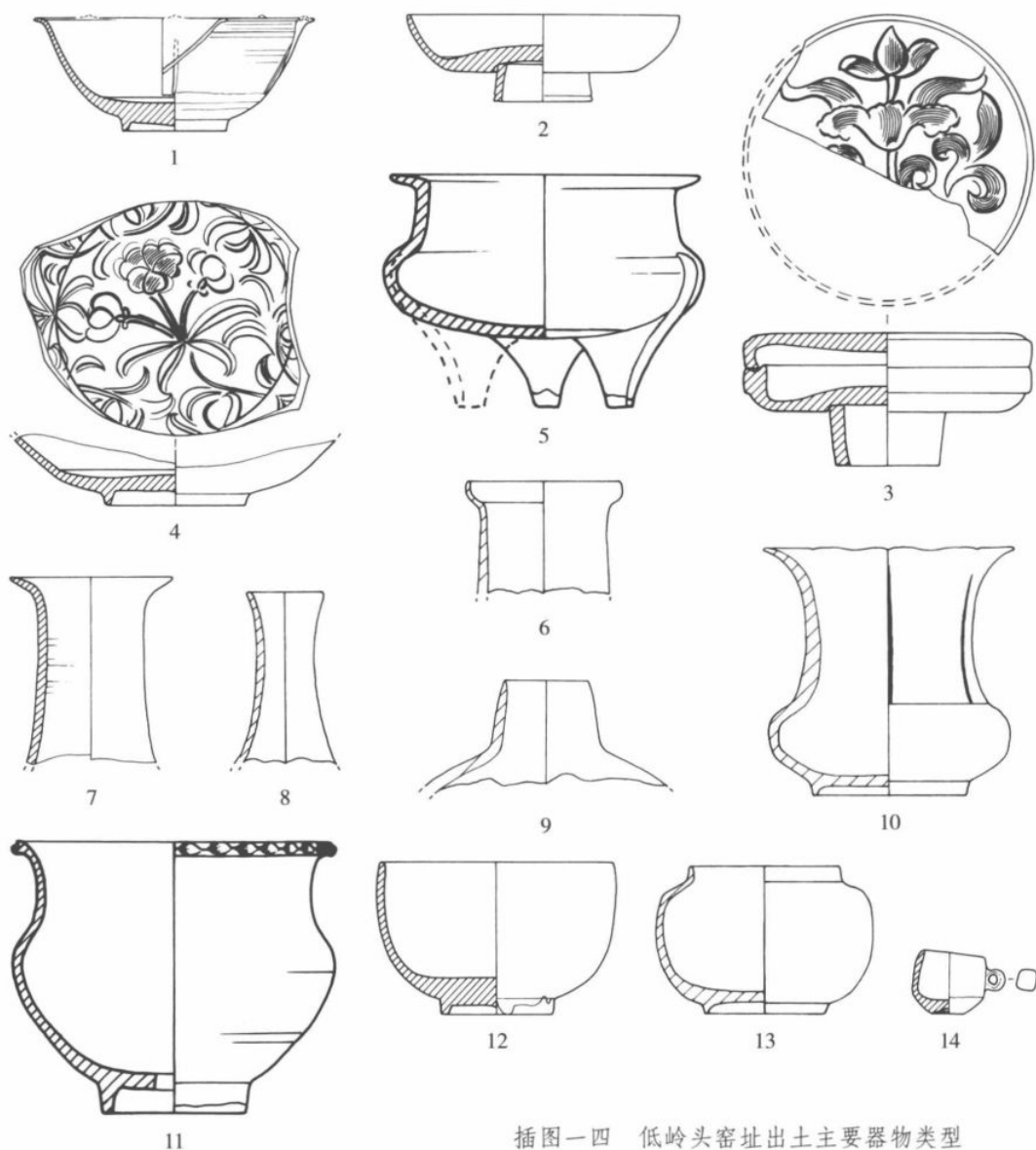
（四）低岭头类型

低岭头类型产品与张家地类型最为接近，也包括两类三种。

透明玻璃釉类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尤其是传统越窑产品，多数胎质疏松、釉色青黄、釉面干枯，玻璃质感不强，产品种类更加单一，主要限于碗（插图一四：1）、碟（插图一四：2）、盒（插图一四：3）类小件实用器物，纹饰中基本不见传统的越窑纹饰，而之以非传统纹样（插图一四：4）。乳浊釉类产品厚釉青瓷的数量更多、比例更高、器形更加丰富、制作更精。器形主要有鬲式炉（插图一四：5）、盘口瓶（插图一四：6）、喇叭口长颈瓶（插图一四：7）、小敞口长颈瓶（插图一四：8）、梅瓶（插图一四：9）、尊（插图一四：10）、花盆（插图一四：11）、盖碗（插图一四：12）、水盂（插图一四：13）、鸟食罐（插图一四：14）。乳浊釉类器物质量明显提高，许多器物可以看到明显的多次施釉痕迹，少则两次，多者可达四次，釉层厚度达2毫米，釉色有青黄、青灰、天青、月白等。

胎色变化较大。透明釉产品胎质进一步下降，胎色土黄或土灰，但仍属于白胎的范畴。乳浊釉产品的胎色多进一步加深，出现少量深灰胎或接近于黑胎的产品，胎体变薄而釉层加厚，形成所谓的薄胎厚釉类高质量黑胎青瓷，与南宋官窑的成熟黑胎青瓷有密切的关系。

装烧工艺方面，由于厚釉类青瓷数量的增加与所占比例的提高，与之相应的足端刮釉并以垫饼垫烧的装烧方式增多。



插图一四 低岭头窑址出土主要器物类型

南宋时期越窑的四个类型，从器形、胎釉特征、装饰题材与技法、装烧工艺等诸多方面可以看成四个连续发展的时期，依次为岑家山类型、寺龙口类型、张家地类型与低岭头类型，如果加上开刀山 Y27 北宋末期这一类型，则可以看到北宋末期以来越窑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

北宋末期开刀山彭 Y27 纯烧造传统的透明玻璃釉青瓷，器形、装饰与装烧工艺更多从传统的越窑延续而来，虽然也有少量的变化，如圈足碗的圈足增高、刻划的纹饰更加粗率，但此类变化是自北宋晚期以来的微调，并没有触及根本。

岑家山类型仍旧烧造传统的透明玻璃釉产品，但器形、装饰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新出现传统越窑不见的器形与纹饰内容，并逐渐形成精、粗两种制品。传统的越窑青瓷胎釉质量、制作工艺、刻划纹饰技法进一步趋于粗疏、草率，而新出现的制品虽然仍旧为透明釉，但器形中陈设与祭祀用瓷占据相当的比例，胎釉制作较为精细，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纹饰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技法娴熟。

寺龙口类型除了透明玻璃釉的两种产品外，新出现失透的乳浊釉青瓷这一大类新品种，由此形成了南宋越窑两类三种的完整产品类型。乳浊釉青瓷虽然数量不多，但施釉均匀，釉层较薄，釉面匀净而较为莹润。装烧上新出现支钉垫烧法，为之前的越窑所不见。

张家地类型中乳浊釉产品迅速增加，超过透明玻璃釉产品成为主流，釉层进一步加厚而出现乳浊厚釉青瓷，但胎色仍旧较浅，以白胎为主。唐至北宋时期越窑最为常见的M形匣钵消失不见，而支钉垫烧法与足端刮釉后垫饼垫烧法进一步增加。

低岭头类型中乳浊厚釉青瓷所占比例进一步加大，其釉层更厚、胎色更深，出现近似于黑胎的薄胎厚釉类高质量青瓷产品，此类厚釉青瓷均使用足端刮釉的垫饼垫烧法。

二、宋代黑胎青瓷起源及其发展问题

除南宋越窑以外，与宋代黑胎青瓷相关的瓷窑址考古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龙泉与杭州。

（一）龙泉黑胎青瓷窑址的发现

龙泉黑胎青瓷在窑址中的最早发现，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徐渊若《哥窑与弟窑》中的记载：“溪口墩头方面之哥窑，过去无人注意。至民（国）二十八年十月间，有江西客商章九堤、王少泉等前来采办，始认真开掘。遂知有铁骨、铁沙底、铜边、铁足等区别。据邑人吴文苑氏谈：溪口之旧窑址，上层均系普通之龙泉窑，三十年秋，更发掘而下，始发现现时之薄胎铁骨云。”^[1]

此外，陈万里先生曾七下龙泉，他在《中国青瓷史略》中也提到黑胎青瓷的发现：“碎片以及整件遗物的发现，是在抗战期间（公元1939年前后），地点在龙泉大窑的坳底以及溪口乡的墩头两处。碎片约在两丈左右的深土里，黑胎骨，大抵很薄，墩头的更胜于坳底，因此以往认为有断纹的东西是笨重的，实际上并不如此。”这些龙泉黑胎青瓷“已往文献未经记载，这是最近十余年来的新发现”。^[2]

1959年，朱伯谦、牟永抗、任世龙等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前辈们在大窑发掘时对这

[1] 徐渊若：《哥窑与弟窑》，龙吟出版社，1945年。

[2]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文中所提到的“坳底”即现在的岙底，位于大窑村北；“墩头”村现改名为下墩村，位于溪口东北。文中所指“墩头”所出黑胎青瓷即瓦窑垟出土。